

A stylized landscape illustration. On the left, a large, dark silhouette of a tree with many leaves stands prominently. The background features rolling hills and mountains in shades of blue and yellow, suggesting a hazy or snowy environment. The overall style is graphic and modern.

寒凝大地发春华

北京市妇女联合会编

中国妇女出版社

寒凝大地发春华

北京市妇女联合会 编

寒凝大地发春华

北京市妇女联合会 编

＊

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

(北京史家胡同甲24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印张8 140千字

1986年2月第·一版 1986年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5,000

书号: 1154·005定价: 1.45元

前 言

“血沃中原肥劲草，
寒凝大地发春华。
英雄多故谋夫病，
泪洒崇陵噪暮鸦。”

这是鲁迅先生于1932年1月23日出赠日本女友高良富子的一首诗。时值“九·一八”事变之后，鲁迅先生以前两句诗高度概括了北洋军阀下的革命人民与敌人进行的艰苦斗争。

春华”来命名这本书。

革命老前辈、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同志为本书题了词。

本书将增进我们对北京现代史的了解，也将使我们从这些感人的形象和难忘的事迹中获得深刻的教益和巨大的力量，它必将化为我们向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进军的炽热的能源！

北京市妇女联合会

目 录

在漫长的岁月里

——记夏之栩同志 刘宁元 (1)

生命的颜色是这样鲜红

——记刘亚雄同志 谷建敏 (22)

她赢得了人民的爱戴与尊敬

——记雷洁琼教授的革命事迹 石 瑄 (36)

在“一二·九”的旗帜下

——记“一二·九”运动中北平大中学生

抗日救国联合会主席郭明秋 钟 岩 (63)

一滴永远溶在江河之中的水

——记马进同志 郎文毅、肖 丛 (84)

沦陷区中的女城委书记

——记周彬同志 黄森仙 (97)

寒凝大地发春华

——记王若筠同志 高 焰 (117)

她走在这条路上

——记费路路同志 刘小聪 (166)

铮铮傲霜骨 拳拳慈母心

——记地下女交通员赵玉 石小玲 (178)

死里逃生，参加八路军

——记抗日女英雄陈杰英

.....平谷县妇女联合会 (193)

海坨山上一金花

——记延庆县原碾沟村妇救会

主任杨金花.....延庆县妇女联合会 (197)

坚贞不屈的女交通员 ——赵玉莲严芙莲 (206)

静斋火种张仲璧 (215)

灰楼散记陈 蓓 (233)

在漫长的岁月里

——记夏之栩同志

一 少年时代

一只载着棺木的木船，顺着扬子江向下游驶去。身穿白色孝衣的妇人默默地坐在船头。

“娘娘！”船舱里传出一声小女孩稚嫩的呼唤……

这是一九一一年秋的一天，年仅五岁的夏之栩随着新寡的母亲扶棺还乡，准备转道武昌，回到亡父的家乡——浙江省海宁县。

娘娘本姓黄，江苏常州人，知书明理。二十岁时订了婚，未婚夫夏祖洛在四川与江陵一带做事。由于家境清寒，她在三十岁上才被丈夫接到四川完婚。这迟来的婚姻只带给她一个独生女儿。没有儿子，便没有了家产继承权，病笃的丈夫尚在弥留之际，夏家族人便迫不及待地打开后房的箱柜，瓜分细软财物。如此人情，比死亡更令人恐怖。娘娘带着女儿愤然离开了这个冷酷的旧式家庭。

经过多日的水路，母女俩终于在中秋节这天的黄昏抵达武昌。这正是辛亥革命的前夜。

四天后的夜里，推翻清王朝的武昌起义爆发了。这一划时代的巨变，翻开了历史的新篇章。

夏家母女落脚在浙江会馆，夏娘娘原想依靠武昌城中几

位亲友的资助扶柩回乡，但计划终于落了空。她只得在此地匆匆埋葬了丈夫，租赁了两间小房住了下来，承揽些洗衣和针线活计，抚养幼女。

孤儿寡母的生活虽是清苦，母亲还是尽可能教女儿识些字。“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之栩经常听母亲用凄楚的声音吟诵这些古诗词。

在母亲的洗衣盆、针线篮旁渐渐长大的之栩，深深懂得母亲的劳苦。她很早就学会了用勾针编织绒线鞋面、在线口袋上挑花绣字，换得几个铜板交给母亲。

温顺懂事的女儿，对一些事却有自己的主见。之栩在当地一所教会小学读书的时候，有一次，先生让她在圣诞节晚会上讲故事。讲的是上帝爱所有的人，不论穷富，只要信上帝，即能进入神门而得救。那天，之栩穿着一件母亲洗得干干净净的蓝布衫来到学校。先生皱着眉头，挑剔地看着蓝布衫上的一个补钉，要她马上回家去换一件新衣服。之栩为难了：我哪里有那样的新衣服？先生板着面孔又要她去借。之栩倔强地抬起头，稚气的目光中含着愤懑：“先生不是说上帝也爱穷人吗？为什么我不能穿这件衣服讲故事呢？”

“这是因为……”先生被问住了。

“现在我晓得了，穷人穿破衣服是见不得上帝的，你说的那些都是假的。”

之栩离开了学校，再也不肯回去了。母亲问明了事情的原委，没有责备女儿。之栩留在家里作活，跟着母亲读书识字，后来她又在一所不收费的小学读了三年。

二 湖北女师的学潮

民国已近十年，古老的武昌城封建势力仍很强大，军阀割据、社会黑暗；风气闭塞、教育落后，女子教育则更甚。全省除有一个女子中学之外，只有一所女子师范学校在武昌。

一九一八年，夏之栩考入了湖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当时的女子教育还是以封建道德为准绳，以培养毕业后教小孩子读死书的小学教员或封建家庭的贤妻良母为目的。女师校规重重，管束很严：女学生一律住宿，梳髻、束胸、着青裙；不许剪发；不准随便会客和出入校门；由家长接送每周可回家一次；外地学生只有寒暑假方可离校。夏之栩回忆说：“前院是女师的附属小学，后院是师范班，中间有一道门隔着，我们平时连这个门也不许出”。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的浪潮席卷了全国，但没有冲进湖北女师的高墙深院，女学生们只能听到一点风声：外面闹着“打倒卖国贼”。

一九二一年寒假后，刘子通、陈潭秋、黄负生来到女师任教，他们是武汉共产党小组的成员。夏之栩记得，刘先生上第一堂课就问：“同学们，今年是公元多少年？”

“是民国十年”。——她们谁也不晓得什么“公历”、“公元”。

刘先生告诉她们：“现在是公元一九二一年”。

从此，刘先生一有机会就给学生们讲一九一七年在俄国发生的十月革命、一九一九年北京的五四运动以及妇女解放

的道理，并且打破了以前学生只学古文，只写文言文的的教学传统，讲新文学，教白话文。

妇女解放，是女学生们最为关心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已被家里包办订了婚的同学，又喜又忧，她们看到了希望，又担心最终逃不出封建樊笼。

这一年的暑假，夏之栩和十几个同学发起组织了一个女子读书会，利群书社帮忙借了许多新书和杂志，如《共产党宣言》、《新青年》、《武汉星期评论》。董必武、陈潭秋、黄负生等同志都来作过报告。读书会有时在夏之栩的家里活动。

刘子通等新型教师的到来，好似一粒石子打破了女师一池死水般的沉寂。进步的思想启蒙影响着女师一批追求真理的女学生，她们对苛严的校规越来越反感。有人剪短了头发，不再束胸；有的自由出入校门；也有的回家向父母要求解除包办婚约。这些“越轨”行为，使封建卫道士大为惊诧，纷纷向女师及教育厅提出责问。

一九二二年春天，新学期开始的时候，女师当局以“宣传赤化，贻害学生”的罪名，解聘了刘子通，后又串通官府，加以通缉，逼迫他离开武汉。

这一年，被夏之栩等同学看作是学生时代最有意义的时光，她们不能容许敬爱的先生被人赶出学校，一场挽留刘子通的学潮就此展开。

夏之栩和几个同学作为学生代表来到校长办公室，据理力争，要求立即收回成命。同时，她们和武昌学生联合会取得联系，请求援助。

学生以罢课相抗议，但由于人心不齐，失败了。夏之栩

在一张试卷上，对于两面派的老师公开表达了她的愤怒心情，她在上面画着一只黑色的蝙蝠，倒挂在屋梁上，旁边有几行题字：

“反对伪君子、假善人，嘴说同情学生，心却勾通官府，迫害师生的假道学家——如此做人行事者，有如蝙蝠，介乎在鲁鸟之间也！”

夏之栩等人，只有一年就可以毕业了。为了平息学潮，教育厅竟不顾学生学业，让校长在暑假里通知夏之栩等学生的家长，令其转学。

开学后，夏之栩等人在同学们的帮助下，仍旧回校上课。校方挂牌开除学生，引起了一场更大的风潮。李文宜等同学拥到校长室，将校长王式玉团团围住，要求他立即收回成命，否则便应引咎辞职。有的同学摘下除名牌，摔在地上。学联闻讯，发出宣言，号召各校学生罢课，支援女师。这时，传来消息：教育厅也挂出了开除夏之栩等五名学生的牌子，女师学生立即赶赴教育厅请愿。她们冲进办公室，席地而坐。

女师学潮震动了武汉三镇，各报刊登消息，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同情。

经调停，女师校长王式玉辞职，夏之栩等学生离校补习，保留学籍，然后发给毕业证书。至此，湖北女师学潮宣告结束。

学潮之中，一九二二年的五六月间，夏之栩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年转为共产党员。女儿严守党内纪律，没有把这件事告诉母亲。其时，她的家已成为武昌地下党的秘密机关。夏娘娘从一个革命的同情者逐渐地成为党的地下工

作者。

一九二三年，湖北督军肖耀南在汉口江岸制造了“二七”惨案，武昌城被笼罩在白色恐怖的阴云之中。

“喂！这儿是姓夏的吗？”

“你找谁？”夏之栩问道。

来人打量着她：“夏之栩是住在这儿吗？”

“是问我姐姐吗？”夏之栩从容地应付着，顺手指着一间空房：“我姐姐本来住在这儿的，她前几天走了”。

夏之栩被敌人注意了！她暂时转移到李汉俊同志的家里。一九二四年夏，李汉俊遭到通缉。组织上决定让夏之栩离开武汉，到北京去工作。

这是女儿与娘娘的第一次别离，没有眼泪，没有异议。自幼受着母亲“女子要自立”教诲的之栩，告别了十八年来相依为命的娘娘，投身到大革命的火热斗争之中。

三 在古都北京

大革命时期，夏之栩在北京度过了她作为一个职业革命者最初的几年。

一九二四年夏秋之际，夏之栩来到北京，接上组织关系后，被编在东城支部参加组织活动，开始作团的工作，负责联系几个学校的团支部。为维持生活，李汉俊同志介绍她住在胡鄂公的家里，为北京“反帝大同盟”组织做些刊物的发行工作。

一九二四年秋，赵世炎同志从苏联回国后，担任了中共北京地委书记。地委机关设在中老胡同三十号，夏之栩住进

机关，她和赵世炎相识后，共同的理想和事业将他们联系在一起。

一九二五年初，北方党、团区委先后成立，夏之栩同志是北方区团委的委员，并在刘清扬同志（中共北方区委妇委负责人、国民党市党部妇女部长）的领导下，从事北京的妇女工作：

一九二〇年以来，北京的中央政权一直为曹锟、吴佩孚所垄断。一九二四年十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了直系军阀的统治，然后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孙中山先生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早在一九二三年七月提出的关于召集国民会议的主张，发表了《北上宣言》，动身赴京主持国民会议。

促进国民会议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形成高潮。

一九二五年一月三日，夏之栩参加了由“北京妇女同志会”、“中国青年协进会”等北京各界五十多个民众团体联合召开的“北京国民会议促成会”成立大会。

为即将在北京召开的国民会议，夏之栩和同志们开始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她负责对外联络，曾到天津会见邓颖超同志，这是夏之栩和邓颖超的初次见面，当时邓颖超同志正在天津进行国民会议促成会的筹备工作。

二月六日，“中华妇女协会”的筹备会在北京大学召开。这个协会是由国民会议促成会的北京妇女代表夏之栩、天津代表邓颖超、保定代表张锡瑞等人共同发起的。夏之栩担任了这次筹备会议的主席，她在会上报告了协会的宗旨及筹备的情况。会议推举夏之栩、石道瞻等人起草协会的宣言和章程。

二月十五日，“中华妇女协会”在北京大学举行成立大会。何香凝、李大钊出席大会并发表演说。会后发表了《中华妇女协会缘起》的文告，号召妇女们“不要在这种不平等的社会制度下苟延残喘，不应该去做请愿式的运动，要团结起来，为争取妇女的彻底解放，积极参加民族独立的国民革命运动。”文告中提出了七条纲领，抨击了“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的旧礼教；主张男女在教育、就业、法律上享有平等的权利；要求禁娼、废婢等。

二月二十日，“中华妇女协会”和北京各妇女团体联合召开了北京妇女国民会议促成会的筹备会，致函全国国民会议促成会，申请加入。两天后，全国国民会议促成会召开第二次筹备会议，批准北京妇女国民会议促成会的申请。

二月二十五日，北京女界国民会议代表张锡璠、夏之栩与保定女界代表张锡瑞、李沛泽等人应邀参加了国民会议促成会的谈话会。

二月二十八日，北京妇女国民会议促成会在中国大学举行了成立大会，通过了宣言和简章，指出在即将召开的国民会议上要提出妇女的特殊要求，即妇女在政治上、经济上、教育上、职业上绝对地与男子人格平等，权利平等；废止蓄婢、纳妾、娼妓、溺女、童养媳、虐待妻媳、缠足等制度和恶习。

一九二五年三月一日，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于北京隆重开幕。二百余人出席，他们代表着二十余省区、一百二十余个方面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其中有邓颖超、夏之栩等女代表二十余人。赵世炎同志是参加大会的中共代表的党团书记，被选入大会主席团。大会期间，夏之栩担任了大会

秘书处的会计股主任。

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下设四个委员会，其中内政问题委员会之第八组是妇女问题小组，成员有邓颖超、夏之栩、钟复光、曾醒等女代表。大会持续了一月有余，对中国一系列现实问题逐一进行讨论，妇女问题被作为一个专项列入了大会报告。

有史以来，北京妇女首次纪念国际三八妇女节的活动，也是在这一年进行的。

三月五日，参加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的各地妇女代表和北京各妇女团体的代表在中国大学开会，决定在北京举行纪念国际三八妇女节大会，夏之栩参加了这次筹备会议。

三月八日下午，纪念会在太平湖民国大学礼堂隆重举行，一千二百余人出席了这一盛会。刘清扬是大会主席，她在致辞中强调：我们女同胞当前最紧迫、最重要的奋斗，就是对于国民会议组织法，即力争妇女参政权。夏之栩在这次大会上担任了记录工作。纪念会后，向全国女同胞发表了《三八宣言》。

国民会议运动推动了中国妇女运动的发展，促进了妇女界的团结。参加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的女界代表发起了“中华女界联合会”（后改为“全国各界妇女联合会”），于四月初，通电全国女同胞。

一九二五年四月十二日，妇女界人士在北京女师大召开联席会议，夏之栩作为北京妇女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在京成立全国各界妇女联合会，推举夏之栩等三十人为筹备委员。

四月二十九日，全国各界妇女联合会在青年会举行成立大会，选举刘清扬、夏之栩等二十一人为执行委员；李藕丹等九人为候补委员。

三月十二日，孙中山先生不幸逝世，国民会议促成会代表大会暂时休会，成立了治丧委员会。夏之栩和女界代表参加了悼念孙中山先生的活动，担任治丧处的接待人员，并在中山公园守灵。

一九二五年，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北京各界起而声援，多次在天安门集会示威。夏之栩参加了三次大规模的活动。至今她还清楚地记得：“六月十日的大会上，一个男同胞跳上主席台，用刀切断了一截手指，在书有‘誓死救国’四个大字的白布上，洒着他的热血。当时我正在主席台下，鲜血溅到我的衣服上。大会之后，当我们示威游行时，虽然风雨交加，但游行队伍冒着大风暴雨仍继续前进……”

六十年前的往事宛如在眼前，依然是那么清晰。那是多么动人心魄的年代啊！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北京爆发了“首都革命”，这是一次由我党领导，联合国民党左派，以推翻段祺瑞卖国政府，建立国民政府为目标的大规模群众斗争。这一天，夏之栩参加了学生敢死队的行动，冲了警察局，砸了警察总监朱琛、财政总长李思浩和教育总长章士钊的家。第二天，暴动的群众在天安门集会，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

“首都革命”未达到预期目的，但它继国民会议运动之后，打击了军阀势力，掀起了全国性反奉倒段的国民革命运动。

一九二六年三月八日，北京妇女界一千六百余人在艺术